

东水关见证新四军解放如皋城

□苇航 于菲菲 鞠琪



1980年,时任江苏省建委副主任梁浩群(前排中)视察东水关。

地名掌故

明末冒襄的别业遗址——水绘园风景区内,有一处老建筑东水关,至今保存完好。东水关从诞生之初,便与日后园林的主人冒襄一样,洋溢浓浓的爱国情缘。明嘉靖年间,为防倭寇侵扰,如皋加固城墙,新辟四门,又修东、西两水关。东水关现高8米,长21.9米,宽17.1米。内有东西走向涵洞,顶尖身大,呈莲瓣形,高6.65米,宽3.8米,进深7.1米。洞上有一方青石额,上书“东水关”。东水关上的砖瓦,磨磨蹭蹭,坑坑洼洼,仿佛历史的眼睛,想要看看墙体内嵌有的碑刻《平倭始末记》——记载着如皋人抗击倭寇的历史。

几多风雨化沧桑,红色遗存,历历在目。邻近东门的东水关还见证了新四军消灭伪军,解放如皋城的伟大时刻。查阅《中共如皋地方史》《收复如皋城》等文书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投降,中国终胜。当时以孔瑞五、孟宪平为首的伪军3000余人,逆势而行,坚守如城,拒绝向新四军投降。如皋是苏中重镇,解放如城刻不容缓。

9月15日午夜,如西、如皋、泰

县地方武装及民兵上万人,浩浩荡荡抵达如城四门。其中,如皋(今如东)县武装力量进驻东水关附近区域,预备攻打东门。两天后,丁东区军民发起攻击,东门外的伪军,仓皇逃窜,依靠东水关周边城高墙厚,龟缩城内。民兵乘胜追击,占据东门外街道、电灯厂及洋人住房。18日下午,新四军主力部队赶到如皋城郊。经过部署,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三团团长彭寿生(即东台独立团团长,后为少将)率部准备攻打东门。新四军向伪军发出最后通牒。翌日,负责防守南门、东门的大汉奸孟宪平打赏伪币五十万元,怂恿五个士兵,从东门外偷渡过河,烧毁外国人施美德、戴希孟的住所,阻止新四军借助两所进行掩护。

9月20日是中秋节。当夜,新四军、民兵待命攻城。第二天攻城成功,《苏中报》(1945年9月23日)头版头条刊出醒目新闻《我军解放如皋城》:

新四军于21日下午一点攻克如皋城。经过六天劝降无效,我军于21日上午8点开始攻城,10点发动总攻。8分钟内,我军攻占南门城墙,9:50又占领南门街道。西门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,我军游过城河,冒雨登城,经过两次冲锋,于10点占领街道。11点,东北两门也已被

我军攻下,全城即告解放。伪独立19旅及保安大队3000多人,全部被歼灭……

关于东水关周边战斗的细节,及孟宪平的下落,另有记载,简述如下。21日上午,如皋下起倾盆大雨。一声令下,新四军及各路民兵,从东西南北四门及东水关,向伪军发起攻击。东门及东水关周遭的城墙,厚重坚固,易守难攻。南门在新四军的英勇攻击下,很快被破。孟宪平听到南门失守,负隅顽抗,便派“铁翅膀野鸡王英”带人组织反攻,救援南门。说来真巧,冒襄的族裔——冒雨吉,作为新四军战地记者记述下当时的战斗场面(1945年9月29日《苏中报·如皋战役中的民抗三连》),民抗三连攻下南门后:

循着城垣,向东挺进。嗒!嗒!……机枪响在文峰阁(文昌阁)处,一抹黄的一百多个伪军,由保安大队长王英自己端着三八式机枪,带头向我方冲击……张连长喝声:“机枪端起来扫!”一梭子扫过去,著名的匪首“铁翅膀野鸡”——王英,被击毙了。

民抗三连继续一路向东,攻到东门城墙。东门工事坚固,攻打东门的一旅三团在城墙上与敌厮杀,来回数次,击退敌人。普渡乡三个中队民兵,紧随新四军爬上东门城

头,英勇作战,缴获100多把大刀,400多个榴弹以及数支步枪(1945年9月29日《苏中报·如皋解放战中的如西人民参战热潮》)。东水关战斗也已打响。新四军某连连长梁浩群率领部队从东水关潜入,进入如皋城。西门、北门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中。幸有南门部队一鼓作气,兵分两路,从南门体育场、东门东水关,插向西门、北门,内外夹击,迫使敌人竖起白旗。那个孟宪平,见到大势已去,从东门向东北方向逃窜,在东水关被活捉。

如皋一仗,硕果累累(据1945年9月29日《苏中报·军区司令部发表如城战役全部战果表》):俘虏伪19旅旅长孔瑞五、副旅长李瑞生、参谋长路大明,伪保安团长孟宪平、副团长三个,伪县长以下官兵3000余人,击毙200余人,缴获2门迫击炮、4挺重机枪、88挺轻机枪、2500多支步马枪、70余支驳壳枪、17支手枪、16个榴弹筒、30门小炮、40000余发步枪弹等。

1980年,昔日参加战斗泗水入关的梁浩群(时任江苏省建委副主任),故地重游,视察东水关,赞许如皋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。他和同行人员在东水关下合影留念。已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东水关,现也成为如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。



江海风物

消失的匠人

□程太和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好多乡村匠人消失了。

打磨匠

有谜语说:一个角、一个螯,一个爬、一个歌。这谜语的谜底是什么,现在四五十岁以内的人肯定答不上来,但五十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知道,谜底是石磨。过去,农村百姓吃的面粉、玉米粗粉、糁儿,生猪吃的饲料,都是石磨磨碎的。石磨使用时间长了,磨齿(即从中间磨眼向四周输送磨碎谷粒的槽沟)就“钝”了,磨齿“钝”了,就要请专门打磨的人打磨磨齿。打磨磨齿的人叫打磨匠。乡下人对石磨是很重视的,他们把磨齿叫“龙口”,打磨磨齿叫“清洗龙口”。打磨匠的主要工具是打磨锤与若干规格的钢钎。打磨匠还能用石料打造春米磕屑的石臼。

草匠

海安东乡,草匠又叫“盖屋匠(盖草房子的匠人)”“拍屋匠(用拍耙反复拍打屋面的麦秸草)”。过去,农村百姓绝大多数住的都是草房子,海安镇向东的乡村,草房子十有八九,瓦房子充其量十有一二。街上大多为瓦房子,但也有少量的草房子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就看到海安河北招待所后面的新华路生产巷一带还有泥墙草房,东街向东的复兴路也有草房子。农村草房子的盖房顺序是,在竹椽子上铺柴旺,柴旺上抹泥土和石灰拌和成的泥灰,然后上面盖麦秸草。麦秸草先要做成一捆捆的大草把,并把根部拍成斜形的整齐的形状。铺屋草先从屋檐开始,往屋脊铺,下面的小工用铁叉将麦草把又送到屋頂。屋頂的草匠接过草把一层层码好,然后用拍耙拍齐,逐层向上铺,直至屋脊。最后一道工序是做屋脊。屋脊要做得气派,中间必须加一道“龙骨”,这样做起来既美观,又可防止屋頂的漏雨问题。草房子是容易烂的,故而需要经常维修,所以草匠是农村比较忙的匠人。过去,农村生产队一个队有好几个草匠,而木匠、瓦匠则比较少。

铜匠

过去,群众用的勺子、铲子,洗脸用的面盆,烤暖用的脚炉、手炉,门柜橱用的搭扣、锁,抽水烟的烟台等,都是铜制的。铜匠的生意忙得很。铜匠的担子挂满了许多铜制配件,一边走,一边“叮当——叮当——”地响个不停。他们走到那儿,无须做广告,人们就知道铜匠挑着担子来了。

锡匠

锡匠歇业比铜匠要早。早年,百姓用的茶壶,祭祀用的香炉、烛台等,以锡器为多。锡匠与铜匠一样,以个体经营为主,以流动担子为主,少数以店铺形式经营。

锔匠

锔匠歇业比铜匠要早。早年,百姓用的茶壶,祭祀用的香炉、烛台等,以锡器为多。锔匠与铜匠一样,以个体经营为主,以流动担子为主,少数以店铺形式经营。

修锅匠

过去,铁锅的价格很贵。所以锅子有了砂眼、裂痕或者坏了,舍不得一下子扔了买新的,而是请修锅匠打个疤,修一修再用。有的人家一口锅,补了一回又一回,到处是疤。炒菜时,铲子都不敢随便乱翻,生怕把锅子捣坏。修锅的方法是,先将砂眼或裂痕处凿几个小眼,用炭炉将小坩埚里的生铁熔化成铁水。然后,左手托着一块巴掌大小的厚皮,上面铺着一层炉灰,从锅背面顶住预留小眼处,右手用钳子夹住一个耐火泥做成的小勺,从贮有铁水的小坩埚舀出适量的铁水,倒在锅的正面小眼处,再用一个刷模轻轻地按一按,疤就冷却凝固了,接着用粗砂纸摩擦平滑。修锅匠同时兼营接犁头。耕田的犁头断了,请修锅匠接一下,海安东乡叫套犁头帽。一小块铁水可套一个犁头帽。生产队时期,套犁头帽是个好生意,可以赚不少钱,比修锅来钱快。

修伞匠

旧时,农民的一般雨具是斗笠和蓑衣,使用雨伞的很少。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舍得购买雨伞。若雨伞坏了,总是请修伞匠修了再用。油布伞、油纸伞都可以修复。

修笔匠

过去,有专门的修笔匠替人们修理用坏的钢笔。修笔匠还会在笔管上刻字,画上小图案等。

圆料匠

圆料匠是木匠的一个支派,即以制作圆料为主的木匠。在不锈钢、白铁皮、搪瓷、塑料制品普及之前,群众使用的水桶、提桶、粮桶、车桶、粪桶、料勺、马桶、洗脸盆、洗脚盆、洗澡盆等都是圆料匠制作的。制作者以杉木板和篾筐(讲究一点的用铜箍,也有的用铅丝箍)编成圆桶。

索粉匠

在沸腾的高温水中,将调和的蚕豆粉下入水中再捞起晒干,就是我们通常所吃的长丝蚕豆粉。有专门的索粉匠给人家索粉。

除上述各类匠人基本消失外,抨花匠(弹棉花的匠人)、炒米匠、骟猪匠(现在已成为兽医工作的一部分)、皮匠(鞋匠)、铁匠等也不多见了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